



多彩糖果 多彩的年

冯小青

年愈近，思乡情愈切。突然想起小时候过年抢糖果的事，眼前出现这样的画面：小小的白瓷盘里，装着满满的花生、瓜子，顶尖处放了几颗花花绿绿的糖果。一群身穿新衣的小孩子围在周边，一双双眼睛直盯着那盘糖果（其实只有几个），叽叽喳喳的，纷纷猜着哪种颜色好吃。有人还不停地擦嘴，不知是口水还是掉到嘴边的鼻涕。

时光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那时对于小孩子们来说，糖果是新年里的幸福期盼，也是一年平淡生活的甜蜜点缀。过年了，能吃到这么诱人的一把糖果，便是我们过年的期盼。村里只有三爷家过年时会称上四五斤糖待客。大年初一，我们一大早吃完饺子就聚在三爷家门口，盯着窑洞小屋桌上的水果盘。三奶奶在一间石头垒成的小屋里烧火下饺子，招呼我们吃篮子里的麻糖、焦花。不一会儿，三奶奶在围裙上搓了搓沾满面粉的手，开始分发糖果了。瓜子、花生每人一小把，糖果每人两个，谁也不能多拿。人太多了，糖果有数，谁要多领一个，马上有人揭发。小孩子眼尖，记得可清楚呢。有的孩子还会因为颜色不一样，要争执一番。有一年我去得迟了，等我背着弟弟赶到三爷家时，正碰上一大群孩子闹哄哄地出来。三奶奶见他们走远了，把我俩和弟弟拉到灶房门口，塞给了我们每人四颗糖。

山岭那边还有三家爷爷，虽是同姓，却是出了五服的，那里也有糖吃。最大方的是老二兴爷爷，兴爷在乡里医院当厨子，他家的糖也是最多、最好吃的。每人一把，不论个数。最难抢的是创爷家，创爷总是会从里屋提出一个塑料袋，随手抓起一把，一扬手，糖果便“哗哗啦啦”落了一地，众人皆去地上抢。其间碰了头的，磕了腿的，踩了手的，也全然忘记了疼，嘻嘻哈哈抢不停。最北边圆爷家，不仅有糖吃，还有酒喝。圆爷的口头禅：“谁想吃糖，先喝一杯酒。”人群中总有不服者：“来，给我一杯！”说话间，一小杯酒便一饮而尽，但马上呛得满脸通红，双眼生泪。有人开始和圆爷耍嘴皮子：“爷，你先给我糖，我再喝酒。”欢乐嬉闹间，圆爷嘿嘿笑着给我们一一发了糖果、花生、瓜子。

返回途中，我们一边说着创爷最坏，一边检点着收获。有一样的糖，就和同伴交换。窑洞里，打麦场边，都是交换的地点，很快彼此口袋里，糖果种类越来越多。那时大多是水果糖，个头奇大，通体透亮。

下午回家路过大河时，我会用手紧紧捂着口袋，生怕一不小心糖果就会掉到湍急的河里。走到半山腰歇息时，我和姐姐、弟弟数着口袋里的糖，精挑一颗放进嘴里，甜滋滋的，浑然不觉爬山的累。整个春节假期的时光，每天都在甜蜜中度过。

我有收集糖纸的癖好。等到糖吃完，就把糖纸收起来，把褶皱捋开抹平，平平展展，夹在书里。有一年我收集厚厚的一摞，数数有73张。五彩缤纷的糖纸，像极了童年里我五彩缤纷的心情。上学时我带到学校，放学时又带回来，和同伴欣赏。闲暇时一张张数着，闻闻上面淡淡的甜味，这一年里，生活都香喷喷、甜蜜蜜的。有几张尤其喜欢，一张白底褐色花纹，类似那年代里的邕山香烟盒皮，还有一张白底藏青色花格，这些寄存着童年生活的糖纸，我珍藏了好多年。每次忆起，淡淡的香甜味就似在眼前。

半月前，我从朋友手中拿回三盒奶糖，原料是奶酪、巧克力、花生，纯手工制作，无色素添加，有原味、巧克力味、草莓味、蔓越莓味。女儿抓起几个边吃边喊甜，干净的笑容，光洁的脸庞，就像是童年的我拿到水果糖后一样的满足和开心。

时光一去不复返，记忆中永不老去的是多彩的糖果，多彩的年！

一副春联的记忆

刘艺天

“二三耕读好日月，四五春景入新年。”这是1995年春节父亲创作并书写的春联，字体铿锵有力，只是可惜那时没有把它保存下来。但它一直深深印记在我们兄弟姐妹3人的脑海里，伴随着我们成长。

春联写出了当时我家的真实生活情景，父亲母亲两人耕地，3个孩子读书，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，但乐观坚强的父亲对未来充满信心。

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虽然只上过几年学，但

是只要不干活，他就喜欢看书和练字。为了省点墨汁和纸张，父亲总是用毛笔蘸着清水在桌面练字，有些时候在墨汁里掺水，不知道是不是掺水的缘故，墨水竟有点发臭，我们便捂着鼻子在桌边看父亲写字，不知不觉便被父亲眼中的喜悦所感染，渐渐地闻不到臭味了。

父亲曾在堂哥婚礼上书写了“鸳鸯和鸣”四个大字，让乡里乡亲大开眼界，也因此成为村里专写对联的人。谁家过

年需要春联便会请他帮忙，父亲总是乐呵呵地应允着，在忙完农活后，便抓紧写对联，书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那时村里有很多外出务工的人，总是抱怨道，过年回家人多拥挤，火车也跑得很慢。父亲总是笑着说：“不急不急，以后一定跑得快！”

我们慢慢地长大，外出工作。记得我用第一份工资给父亲买的礼物是一瓶墨汁和一支毛笔，父亲惊喜地说道：“这笔不掉毛，字还有一股淡淡的清

香。”渐渐地，农村的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有一年我带父亲逛年货市场，看着款式各异、品种繁多的春联，父亲连连感慨道：“日子好了，感觉什么都好！但写春联还是我的本行，我们就别买春联了。”最后我们只买了两个大红灯笼，既能装饰还能长期使用。

那年春节，在一个小山村里，有一家的大门第一次挂上了两个红红的大灯笼，红红的灯光下，父亲看着墙上的春联笑得格外地开心！

做花糕

周恩惠

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县城，它不大，可是每当过年却带着浓浓的年味，让孩子们垂涎三尺的莫过于蒸花糕了。说起花糕，它是我们这里的传统面食，每逢过年，家家户户都要有。花糕也叫枣花糕，是一种用面粉和大枣制作成的蒸糕，有各种花样。其中糕与“高”同音，而且花糕是一层比一层高，越高越吉利，寓意日子红红火火，所以妈妈每年过春节都要蒸不同花样的花糕，将每份花糕带着美好的祝福分给我们。我们拿到花糕时总会眉开眼笑，相互炫耀着谁的花糕好

看。吃着热乎乎的花糕心中无比幸福。

随着鞭炮声在大街上陆续地响起，年味也越来越浓。妈妈总是忙忙碌碌的，腊月二十七，妈妈又开始忙着蒸花糕了，大大小小的花糕堆满了厨房。我来到厨房站在旁边看妈妈做花糕，只见妈妈先用擀面杖将揉好的面小心地擀成一个面饼，这个面饼很是光滑、细腻。她再拿一小块面揉成长条，用刀在上面小心翼翼地划出平行的3条线形成花纹。取出一个枣，放到面的一边。然后用有花纹的长条面轻轻裹

住枣，顺着枣围一圈，再用刀将面切断，将开口处轻轻捏合，就形成了一个“枣花”。我好奇地看着，妈妈也微笑着看着我。

妈妈一连做了好几个“枣花”，将它们依次摆在面饼上，形成一个小小的圆圈。那一圈“枣花”像一个小花篮，中间的空隙里，妈妈小心地撒上枣肉，接着又往上面放了一张面皮，再放上“枣花”。这么一层摞一层，一层比一层高。最后，妈妈像擀饺子皮一般擀了八九个面皮，仔仔细细地捏成了一朵花，插在了花糕的最顶

层，一个花糕就完成了。

妈妈又做了很多小的花糕。这次花样更多了，有的用面皮捏成了“小鱼”，这是年年有余；有的捏成了“寿桃”，这是希望老人寿比南山；有的做成一朵朵“花朵”，这是希望生活像花一样美好……妈妈把这些花糕放进了锅里，我们几个孩子不停地围着灶台打转希望它早点出锅，妈妈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捏捏我们的鼻子说：“真是小馋猫。”院子里回荡着欢声笑语。

过年寄托着新年的愿望，妈妈的花糕中也有着对家人的祝福。过年真好！

一碗人间烟火

金史涵

提起过年的集体记忆，我想起老家那灶头锅巴饭，想着土锅盖下的细腻柔韧、沾上些许焦味的糍粑，便是沉沉睡去后，梦中也会笑出声来。

锅巴饭，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

之所以说锅巴饭是年味的独有记忆，是因为锅巴饭足以抚慰一家人一年的辛劳。不管是谁，听到“锅巴”两个字就有了心领神会的满足感，情不自禁地咂吧嘴，回忆起热气腾腾的情景。锅巴饭不仅仅是我们家过年的一种风俗，更是一条记忆纽带。

一口土灶，一条板凳，薪火鲜活，光影绰绰。灶台的火膛很大，可以放进很多木柴，但不能严严实实地堆放，而要留出空隙，先塞点干枯的松叶，再点火，这样容易点燃柴火。柴火能烧得很旺、很久，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，薪火相传。

这份独有记忆，还得益于家人的参与。一顿年夜饭一个人很难完成，必然会有一大家子参与，火候、时长、锅里水的多少，都在每年的磨合中达成了一种最好的默契。最后吃到锅巴饭时，大家相视一笑，

那真是记忆中最喜悦的时刻。

锅巴嚼起来脆脆的，有时还会硌牙，然而微妙的是，这种感觉让人十分心安，新的一年似乎都会像嚼锅巴那样有着落了。

除夕夜，一家人会端着盛着锅巴的饭碗，到老家门口的那条大路上赏夜景。除夕夜的大马路十分空旷，悠长的道路尽头有微微的光亮，和夕阳融为一体，天边渐变之处美得令人窒息。这时候外祖父会举起碗筷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来，‘干’了这一碗人间烟火！”然后伴随着爆竹声，我们大口大

口地嚼起锅巴来。

这样的记忆实在珍贵，无论是生活窘迫还是殷实，人们总是贪嘴，就爱那土灶里丝丝缕缕的香气，爱那暖烘烘的锅里出来的食物。煤气灶或电磁炉虽然方便使用，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却缺少一种味道，可能是没有了烟火的“熏陶”吧。

吃锅巴饭过年的日子，藏了“烟火人间”。每每提起过年，我会下意识地：“来，‘干’了这一碗人间烟火！”

这是我们一大家子独有的过年记忆。

一双过年时节的“新鞋”

杨园通

“年”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特殊的内涵，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它既是游子对故乡的思念，又是资深吃货对“母亲牌”水饺的爱恋。对于我而言，过年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双始终没穿上的“新鞋”。

小时候家贫，当别的小朋友都兴高采烈迎接新年的时候，于我而言，却有不一样的感受。作为有3个姐姐的家中独子，从小我就显得比别的同龄人更成熟、更懂事，直到现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还是母亲说

的“男长十二夺父志”。所以当别的小朋友过年前吵着“穿新衣、换新鞋”时，我却从不会给父母提要求，生怕自己的任性会给父母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。但是每年过年，母亲总会给我提前张罗，买身新衣。

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春节。那一年，直到腊月二十九上午，母亲都还没给我买新衣服。到了下午，母亲才着急张罗着带我去买新衣，懂事的我知道家中的窘境，连说不买衣服了，而母亲执意要带我

去。她说：“新衣并不是要买多昂贵的，让你和别人家攀比，而是不想让你从小觉得自己过得比别人差。”说着便拉我去了县城。买完新衣后母亲又带我来到一家鞋店试鞋，我执意不肯脱下旧鞋，母亲也没了办法。最终，我还是穿着旧鞋过了那一年的春节。

其实并不是我不想要新鞋，而是害怕别人笑话自己穿的那双打满补丁的袜子。多年以后，我更加明白，母亲的“执意”更多的是为了维护一个

少年的自尊心。

不久前，母亲又念叨着给我刚满半岁的儿子买身过年的新衣服，虽然知道孩子并不缺衣服，但我还是迅速应和着母亲的提议。因为那不只是一个“提议”，而是母亲对后代浓浓的爱意！时至今日，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，我们的下一代早已不用等到过年才能穿新衣、换新鞋，但年味里的记忆、情感是相同且相通的，一代代的中国人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地过了下去。

